

全圖石頭記

下

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印刷  
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發行

增評補圖石頭記奧付

編輯兼  
發行

日本東京市京橋區銀座三丁目二十番地

下河邊半五郎

印刷者

中野鏑太郎

日本東京市京橋區南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

印刷所

帝國印刷株式會社

日本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五番地

日本

各地賣捌所

清國

各地賣捌所

不許複製



算之今聽柳嫂一浪  
言語不待問而知其  
爲看不起司棋也猶  
云一漢便出二千個  
端○見實府食雞之  
修○果有此無怪  
蓮○化兒中連雞也  
無○連我信不信都  
真○蓮兒其爲情不  
肯○蓮兒口舌亦頗  
先○說一句好話  
居○深宅大院中多有  
其○不知物力艱難者  
莫○謂其姑媳們難過  
離○多少奢侈無度之  
人○今日要道個明日  
那○多事想個棋姑娘  
些○柳嫂身子設身處地  
爲○到底亦有所難聲  
到○底亦有所難聲  
急○喊來容出刁聲  
偏○有此事事入其眼  
想○那若惜題一曳怡  
紅○院諸婢者非一日  
矣○故於此等事留心  
記○得觸目而藏之  
實○心不能自捫其舌  
者○亦是實情之論也怪

平地起柳家的道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雞蛋少的很十個錢一個還買不出來昨日上頭  
風波起柳家的道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雞蛋少的很十個錢一個還買不出來昨日上頭  
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裏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  
兒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錢的叫他說了我一頓我爲蓮花兒也發話今日要雞蛋又沒有什  
麼好東好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不要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真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  
裏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分例你爲什麼心疼又不  
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罵柳家的忙丟了手裏的活計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裏渾渾謝謝你媽纔下蛋呢通  
共畱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來要還不肯做上去呢你這了頭們預備遇急兒的你們吃  
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  
件那裏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有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  
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人生能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有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  
又是什麼雞斤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  
不要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  
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爲便宜卻爲什麼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的還問肉炒  
雞炒春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個雞斤兒少擱油纔好你忙得倒說自己發昏趕著洗手炒了狗  
雞屁股兒似的親捧了去今日反倒拏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聽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  
雞屁股兒不要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凡各房裏偶然閒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  
是傳聞的兒不要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凡各房裏偶然閒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  
是先拏了錢來另買別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算著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  
要兩隻鴨子十來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穀做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攔得住這

不得他  
想司棋日  
房中叨登  
背化一個  
住故起三  
賣姑娘前  
兒賴出而  
此時柳子  
實有些心  
藥蔬有分  
竟以燕外  
得柳燕手  
此等入真  
的起人真  
司棋之不  
姑娘實不  
官光景一  
書有夫人  
並有了頭  
對壘有助  
亦是司棋  
夏婆子之  
旁人解勸  
就安分入  
女孩兒其  
者如北地  
只全法下  
寫得司棋  
那人知世  
如此省了  
多少口舌

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要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裏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著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備得起趕著我送錢去到底不姑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廚房在裏頭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叨得也那不是錢買的你給又不給酒吃了又說如今廚房在裏頭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叨得也那不是錢買的下姑娘明白體下我們心裏只替他念佛沒得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真無處不惡事是于何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裏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裏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如此往來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兒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去餓狗大家賺不成橫至此一丫頭兒們已不得一聲七手八腳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惱得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道姑娘不要誤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丫頭兒們也沒得捧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捧碗丟盤自己嘮叨了一回畫蒸了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者未有不潑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叩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

五兒與芳官真個是  
惺惺相惜。法法生  
別寫出一種幽細境  
此間非唐突春燕之  
心者或訝之  
紅閣之門五兒將奈  
何吾亦爲之耽驚受  
恐  
阿呀呀巡緝官來了  
迎頭即見仇人時運  
不測其奈之何  
可憐詞想此時五兒  
上心已如吊桶之七  
說來似乎有理然細  
察之詞已過矣  
冤家狹路相逢是大  
不湊巧之時  
果不出春燕之所戒  
所謂事不湊巧往往  
如此  
想蓮花得意之極雞  
蛋之仇可報矣  
蓮花兒固以爲真誠  
頻頻大快於心

芳官以報其致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  
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著有一盞茶時候躍然紙上可巧春燕  
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  
說話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  
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  
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回來正走  
蓼溼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著幾個婆子走來來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  
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裏來一攬心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  
到怡紅院送家貨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  
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裏呢竟出去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  
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  
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了頭對賴沒主兒心下  
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不可巧也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  
他往這裏頭跑得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大可笑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姐姐說太太  
耳房裏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此層實連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  
少了罐子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眉主蓮花兒笑道這我沒聽見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  
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裏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裏  
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著衆人來尋五兒急得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裏的芳官給我的

巡緝官只管拏賊不  
管發落  
觀納涼一句此回已  
入夏矣  
不錄審親供便欲置  
之以刑具真所謂官  
也糊塗吏也糊塗

五兒隨打四板尙是  
憐香惜玉之心願以  
嫩皮膚受粗棍心實  
不甘幸案即平反祛  
人煩悶  
濟時已吃許多苦矣  
五兒真自取之也  
此平兒半疑不信之  
詞  
已發看管矣速速尋  
人取保  
軟禁二字最所難受  
輕年弱女其更何堪  
勤的怨的奚落的七  
嘴八舌寫得情景逼  
真  
知我者其惟芳官乎  
又不能似衙門可用  
小費真令人喚奈何  
也  
想柳姨子招怨之人  
亦復不少  
四面網羅吾爲五兒  
十分著急

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芳官圓官現有職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  
花兒帶著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宗匠証一並拏了帶了五兒  
來回李執與探春那時李執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丫鬟們都  
在院內納涼時令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  
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著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睡下聽見此事便分付  
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擡出去永不許進二門鳳姐分付探春只聽一面把五兒打了四板子立刻交  
給莊子上之至或賣或配人挑可乎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分付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  
兒跪著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  
老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  
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拏你來頂缸的青天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爲這  
點子小事去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  
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己便去了這裏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  
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  
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事也有素日一千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  
趁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  
無水思睡無衾枕無奉人鳴咽咽直哭了一夜除哭之外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  
攆他出門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了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  
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至往往如此平兒一一的都應著打發他們去了卻悄

既已受賄還肯訪問  
人知重

已有一縷生路

寶哥真可謂之生

告失盜者甚多乃

奇異聞雖能畢

非長目飛耳

如五兒者當以風月

養之而不料竟受

罪之災

不是不準情實是不

法

平兒亦恐受請於

想姑娘開口便陳斷

此等處平姑娘為難

於律上亦是如此

二爺肯如此還有何

說

平姑娘真能面面相

到

必如此一辦則我之

分量不為人看輕

而人之臉面亦不為

我丟也真公私兩全

之法

發端得妙近之即在

目前

悄的來訪襲人間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卻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卻不知

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嚇了一跳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露

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

家的好意反被階們陷害了多情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

他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法寶玉真一片婆心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

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之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贓証的自放了誰去找誰又還肯認

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霜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

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這個原故但今玉釧兒急得哭悄悄問著他若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

混著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攬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

窩裏砲先嚷得合府皆知我們如何橫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

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

真正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險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像不知好歹了

好人是襲人小孩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裏頭起了賊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著一個好

子作爲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裏頭起了賊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著一個好

的體面別人都不要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爲打老鼠傷了玉瓶是極說著把

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裏應了起來的爲

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訓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爲這

個到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裏完事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

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裏是玉

自然

是玉

是玉

是玉

是玉

是玉

是玉

做賊之人聽者

做賊之人聽者並不  
是我沒本事問不出

此話或是真情

彩雲猶有氣骨勝其  
主多矣何非倒上以

爲下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雲斷不肯承非彩  
雲之真平肝膽彼

要曉得先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裏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什麼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  
認了者思之真倫這裏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

的一個姐妹窩主卻是平常裏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  
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在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

了二奶奶不要冤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不過去賴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

要冤屈好人我說了怕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拏了些與環哥兒是情真連太太

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去是常有的我原說噪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

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槩應了完事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咤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

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正經是箇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我悄悄的他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

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爲什麼叫你應死我該去

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了豈不又生氣竟

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樣何等的干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

就是了要拏什麼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一想方

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

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大抵如此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

幾個媳婦押解著柳家的等穀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裏沒人伺候姑

娘們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饌了人可知其素有頭腦的平兒道秦顯的女

人是誰我不大相熟大然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裏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大

認了者思之真倫這裏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

的一個姐妹窩主卻是平常裏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

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在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

了二奶奶不要冤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不過去賴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

晉語中帶推諉之意  
從此而基不至無難  
混吃矣  
哦字作一句韻

皆君子欺方之語  
即前所云櫃子裏零  
碎東西也

阿圖得妙並其男舅  
之罪亦勾銷一筆中

矣  
曰芳官一流人妙在  
不指定芳官一人真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善於描辭

認識高高兒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淨爽利的淨爽利也干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二  
姑娘的司棋的嬌子姓秦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卻是陪們這邊的平兒聽了  
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們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入下水落石出了連前  
日太太屋裏丟的也有了主兒見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的偏這兩個孽障不知  
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瞧他兩個不隄防時節自己進去拿了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不知  
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伏苓霜也  
是寶玉外頭得了的題入正也會賞過許多人獨園內人有連媽媽了環們討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  
人襲人也會給過芳官一流的他們私情各自來往也是常事前日那兩日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  
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臥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  
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爲人不管青紅皂白愛攬攬事情斷事如神別人再求他去他又攔  
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戴上不難道你是什麼事他不應承知是已陪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  
此如何治人原該如此當家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裏的了頭都擎來雖不便攬  
加拷打只叫他們墊著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  
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起浪不  
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宥有註誤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  
麼大不了的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邊屋裏去的沒的結些小  
人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鳳姐在第五十五回開卷處說  
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著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

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著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

邊子打春燕一件事  
來旋又因燕官送  
與芳官來旋又因  
官送玫瑰露出大  
茶霽一件來大觀  
運之就耳故其家  
運之就耳故其家  
一大家寫彩雲之  
三亦是此段之餘  
然所以警人者不

其言平和真、不愧爲平兒、一夕話說得鳳姐倒笑了、說道、隨你們罷沒的、嘔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 護花主人評曰

假薔薇硝。趙姨娘乾動真氣。真玫瑰露。賈寶玉甘冒假賊。

暗換茉莉粉。芳官賺趙姨兩下嘴巴。私送茯苓霜。五兒賠芳官一宵眼淚。

指鹿爲馬。芳官調換粉硝。以李代桃。寶玉認偷霜露。司棋若不因雞蛋噪鬧。叫小丫頭亂翻亂摸。則

玫瑰露瓶。蓮花兒何由看見。敝司棋噪鬧一層。是此回之根綫。

司棋逞性。不但伏後文敗事之根。且以見迎春素日不知約束下人。

柳五兒事。若李執辦理。必不能明白。若探春究問。又多有干礙。非平兒不可。但平兒何能作主。故借

鳳姐已睡。分付發落。五兒纔得跪訴冤枉。平兒始訪問襲人。寶玉方肯代認。層層脫卸。不露痕跡。

層層脫卸。到寶玉認偷事。已可完。但竟就完結。索然無味。又寫平兒慮後。喚到玉釧彩雲。隱隱躍躍。

說出原委。彩雲挺身認罪一節。然後平兒襲人。說出干礙三姑娘。彩雲依允。不但波瀾忽起忽落。情

事亦周匝細密。

鳳姐要細細追求。平兒勸解。是此回餘波。然不寫此一層。便不像鳳姐平日爲人。如此方無缺漏。

### 大某山民評曰

諺有踏沈船。打落水狗之說。未曾分清阜白。趁勢蹂躪。作者目中看不過。心裏忍不住。爰借柳五兒

暢言之。

連上一回。其形容柳嫂子勢利處。真是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總之無錢無勢。日日想吃白食者。不能

討此等人好也。  
此回已入癸丑年夏時事。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愁湘雲醉眠芍藥裯

獸香菱情解石榴裙

一部全書興衰之故  
從平兒口中隱隱一  
迴  
誰知自今以往府中  
之變故日多矣是亦  
人力所能挽者乎

只一亂字寫得妙  
高興之至此人得志  
往住如之宜何爲督  
閱者繪其金印  
方尋人炭米虧空而  
自己之送禮太妙在  
即是炭米作書真刻  
毒  
安知其途林察之炭  
米不捺到柳家虧空  
數中所謂他人之罪  
以做自己之功也  
登時掩息鼓反要  
暗補虧空凡極意讀  
謀者靜心觀之可有  
謀亦當世得失之  
林也奚必經史  
難道還不能不成  
環三爺誌心彩雲是  
一時乖巧然雖乖巧  
而適見其呆

話說平兒出來分付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打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遣回。即時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叩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執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甯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兒，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受其多少賄矣。不知林之孝家的正亂接收家貨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糧米短了兩擔，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缺著額數。一面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將來可以支又備幾備了一簍炭一擔糧米在外邊，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怕虧空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將來可以支又備幾樣樣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多是一家人了。」寫得十足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當得正亂著頓忽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青天柳嫂子原無事，如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了。果然興頭人之物白白丟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真所謂偷雞不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睛，無計挽回，只得罷了。雲烟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噪出生恐，查問出來，每日搭著一把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道：「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掣了出來，照著彩雲面上擽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如和寶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

十一

了他我再到這個也沒趣兒。賈公子彩雲見如此急得發呢。賭言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什麼說畢。擰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怎麼說。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孤負了你的心。我橫豎看得真。對了頭。之。言。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著。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趁人不見。來到園中都棄在河內。順水沈的。沈漂的。漂自己。卻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了一夜。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姊妹同日。王夫人不在家。醒。網。也不曾像往年熱鬧。已。成。往。往。年。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尙姑子。想。鐵。盤。寺。子。餞。頭。庵。等。處。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宮星官值年太歲。過歲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日來上壽。王子鵬那邊仍是一套衣服。日。非。第。一。次。也。一雙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麪。薛姨媽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扣荷包。裏面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的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爲應景兒而已。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起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裏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了禮。奠茶焚紙。後便至甯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出去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俱不在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再三拉著。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了頭夾著氈子。從李氏起。一一挨著。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此皆不叩頭。一時賈環賈蘭來了。甚沒要緊事。紋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

同生日者偏爲咄烟  
寶琴亦不如意事常  
八九也

特筆

卽一互拜寫得花團  
錦簇

絃四人同日生日用  
筆錯綜可以悟韻裁  
之法

從言語中點綴許多  
人生日錯落有致  
查寶釵生日在正月  
二十八日老太太生  
是八月初三今天太  
兒兩個或是姨太太  
之說然姨媽生日點  
明三十六回之末時  
在六七月間此處常  
有說

寶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聽外頭咕咕呱呱。一羣了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小  
螺翠縷入畫那咄烟的了。頭簷兒並奶子抱著巧姐兒。彩鸞繡鳳八九個人都抱著紅氍子。笑著進來。說  
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拏麪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寶琴咄烟惜春也都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  
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請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  
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我。我又打人進去。  
讓姐姐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裏禁得起。所以  
特給二爺來叩頭。寶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門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拜下去。寶玉作揖不  
迭。平兒便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了一拜。寶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寶玉。你  
再作揖。寶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  
拜壽。波折寶玉喜得忙作揖。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兒趕著也還了禮。湘雲拉寶琴咄烟  
道。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那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  
訴二奶奶。趕著補了一分禮。與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裏去了。頭答應著去了。咄烟見湘雲直口  
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  
等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  
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是  
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日。正是林姑娘。怎麼沒人。只不是陪家的人。探春  
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寶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記得。不是人家怕也。  
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搯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纔知道的。平

黛玉爲雲奔之冠  
人姓花皆應於二月  
家二日中有一眼探春  
謂到是字疑爲兩家  
用倒爲不如何有這般  
不如此如何有這般  
爾熱

平姑極不過一丁頭  
年今過生日上頭  
之爲人可知其平日  
以特筆寫之  
倘今日是司馬姑  
生日柳家的常如  
小姑在廳上畫畫  
巧姐彩鳳鳳兒  
湘雲寶琴湘雲  
平兒寶釵玉釵  
李纨見於所記  
嬌其見於所記  
或是一人不知  
夾錢寶琴一邊  
亦不可少  
歸入正文

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的職分。可噪鬧什麼。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罷了。今日他又偏噪出來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做個生日。我心裏才過得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分付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大家說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做生日呢。丫頭笑著去了。半日回來道。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做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二奶奶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日裏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廚弄菜。都是外頭收拾。賁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領了去。那裏去了。只在賁們裏頭收拾倒好。衆人都說很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執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分付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中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帳。我那裏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們竟不知道。說著。便向平兒叩頭。慌得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這裏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麪。等到李執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因天氣和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奩四色壽禮與寶玉。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麪。兩家皆辦了壽酒。互相酌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寶釵因囑付薛蝌家裏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寶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寶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回來。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擎著。寶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媽姐姐姊妹都在裏頭。倘或要家去取什

將前二回事一應文  
筆得洞願不必言矣  
並見寶釵處處留心  
至

可知平兒所云十餘  
件事者非擬議之詞

自前二十一入以外  
又添香菱侍書芳蕊  
藕五入  
點明芍藥欄爲後文  
醉臥張本  
自前二十六入外又  
添尤氏一人  
平姑娘恨體面

八字已寫得筆底

卸去薛姨媽最好

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你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得有功效了。若是開著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走近路，從這裏走攔誰是好？不如鎖了連媽媽和我也禁著些大家別走總有了事就賴不著這邊的人了。」卻有此理，不然豈不實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不是裏頭有人，你是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了，不知裏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來，大家落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裏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冤屈不著平人了。你只聽我說以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諸女誰好誰歹明眼人當自知之。說著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裏看魚頑呢。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裏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構了他們，同至芍藥欄中，紅香圃。名：好園三間小廠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裏，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著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不過畱下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麪，方換了衣裳，往園裏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鬟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擺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羣兒。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踢踢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裏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著，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裏，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理事廳上。」薛姨媽看